“现代镖师”郑一风 为人民财产保驾护航

出发前列队集合。

在银行门口，总是能看到一辆密不透风的“黑匣子”车，周围站着几名戒备森严、身着警械的彪形大汉，他们神情严峻，周身散发出生人勿进的气息。几个穿着防弹背心的人用最快速度打开车的后门，拎出一个个铁皮箱快步走入银行——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立刻就能猜到，我说的是运钞车押运员。乐清共有200多名押运员，我就是其中一名。

我叫郑一风，今年27岁，柳市桥前村人，当了6年押运员，现在是温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乐清大队的一名车长。

2008年12月，我从部队退伍。在网上看到安邦护卫在乐清招聘押运员，我便报名了。很快，我顺利通过了政审、体检、笔试等一道道严格的关卡，成了安邦护卫的一员。

从古代镖局，到现代专业武装的守押护卫队伍，这个工作算是一项古老的行当。听前辈们说，20年前，乐清是用板车运钞的，逐步改成了自行车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，才有了现在这种全副武装的押运车和装备。

这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每天出发前要列队，每周都有训练，讲究队员礼仪。我的兄弟们有8成是退伍军人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很快我就跟他们打成一片，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。

从起初的押运员，到交接员，我一步步被提拔为车长，车长是押运小组里的“小镖头”，负责押运途中的一切事宜，并对突发情况做出现场决断。一辆押运车，配备一名司机，2名押运员，2名交接员，车长可充当押运员或交接员中的任意角色。由于只有车长才有资格持枪，2009年，我在杭州警察学校参加了培训，考取了持枪证，完成取弹、上弹、上膛的动作只需3秒钟。

早上6点多，我就要到单位，在银行开门之前，把金库里的现金带到银行，要是耽误银行开门，市民可不答应。上车之前，我打开勤务包，把自己和队员的手机放了进去。这是保密规定，在押运期间，我们不能使用手机。我的家人也都习惯了，一般不会在工作期间打电话给我。

运钞车的窗户不能打开，只有在驾驶室两边有两个“洞口”，用于架枪和伸手交接物品。加上防弹背心、钢盔、制服等装备，全身穿戴加起来有10来斤重，在炎热的夏天，车上十分闷热，即使我们把空调开到最大，还是汗水直流。

出发前的行车路线都是提前安排好的，路线不能随意更改，若遇到意外情况必须更改路线，我要提前打电话向大队申请。路上，我们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，要特别注意疑似尾随跟踪的车辆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去大荆的路上遇到了状况，发现一辆车一直在我们周围晃悠，我们开大路它也开大路，我们走小路它也走小路，后来我们不得不停车，观察他有什么行动，看到那辆车径直从我们身边开走了，我们这才放心。

在金库里，交接员通过指纹等识别方式，将装满现金的铁箱装入押运车。每天我经手的现金少则几千万，多则上亿元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，堆着的现金可以装满一间小房子，后来看多了，就没什么感觉了。

在运钞车装钞的过程中，车是不能熄火的，司机也不能下车，以防意外发生。车辆到达银行后，我先下车，观察四周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，再打手势让队员们下车。交接员装钞，我和另外一名押运员则守卫在车辆和银行之间，围成一个安全的“三角地带”。遇到最多的情况是早上六七点时，不时有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口领取退休金、养老金等，看到我们开门，便一拥而上，我们急忙制止，老人家却不理解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们等了这么久，开门了为什么还不让取钱。”我们只能耐心地跟他们解释，却不能让他们靠近半步。有些人对此颇为不满，但我们也没办法，毕竟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对任何人都要提高警惕，希望市民多多理解。

大多数市民看见我们严肃的表情，满身的装备，都很自觉地与我们保持距离。但有些孩子却对我们充满好奇心，甚至是崇拜感。经常有孩子会走近我们，好奇地打量我们制服，甚至摸摸我们的武器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充满神秘感，听了我的介绍，应该没那么陌生了吧。如果你是退伍军人，对我们的工作有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。每年末冬季兵退役高峰时，我们将提供定量的工作岗位哦！

■林黛妃摄影报道

运钞时守卫在出口处。